

霞光

拾梦记

早上五点多便醒了，是的，在绿皮车壳里。被子又被不安分的梦境踢到出了小床，让下铺熟睡的姑娘死死地拽住。实是不好意思抢回被子扰人清梦，只好蒙着不到一半的被子强迫自己睡下。窗外已有了些许光彩，列车摇啊摇，矮矮的灌丛飞快地倒退，不变的只有朦朦胧胧的远方，愈发低垂……

又一次离家，又一次在黄昏时分。他单手撑着脑袋，另一只手支着小桌，似有若无地看着窗外，连日未眠，他的目光中捎着几分疲惫。忽的，他纤长的手指弹起小桌，嘴角喃喃，那里，也会是好天气吗，会吧。

看看手表，是生日那天女孩送他的，才不到六点。一只很老气的机械表——她总是调侃地管他叫先生——他不喜欢，也不珍惜，却戴了好多年。表面已经被划上了许多岁月的痕迹，枯黄的皮带在边角处卷起了细绒，一定是一只廉价的仿品，他总是这么想着，嘴角又扬起微微的圆弧，那个家伙！

回过神来，不知何时，方才还有些耀眼的太阳渐染成了橘色，不时地隐入红色的云潮里，仿佛不敢和他直视。残存的光芒给云朵铺上了彩衣，近处的亮一些，艳一些；远处的则混染成或蓝紫，或暗红，如同泼墨，随意地洒满四方。

她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吧，在他面前却总是泠泠淡淡的，又或者他的神经太大条又没心

没肺的，以至于在那晚以前他从来也没有发觉，原来，故事比他想像中还要久远。是十八的生日吧，炫目的小房间里拥着十几号人，他趑趄地唱完一首 Beyond 的喜欢你后交出话筒。随意地许了愿，他也不知道想要什么，呼，吹灭蜡烛，胡乱地切开蛋糕，大家多吃点儿哈。只有她还倚着沙发，装模作样地刷着手机——缩在角落里。

喂，玩啥呢。他大大咧咧地提着一块和她身形完全不符的蛋糕

嗯，生日快乐。她抬起头，又别向一边，嘴角轻扬

这么牵强啊，诶，长不胖多少的。他打量着女孩，这眉毛，是画的吗？为什么呢

切，唱歌也太老套了吧，什么时候完呀，我送你回吧，你喝那么多。声音低了许多，她无心地摆弄裙脚

夕阳愈发低垂，红霞照在湛绿的水上，散为金光，而下沉的日光，也幻成异样的色彩，一层层的光和色，相击相荡，闪闪烁烁的。近处清翠的江面，在远处泛起温和的粼光，伴着灰蒙蒙的江岸，一直蔓延，消失在那一抹不知名的云彩里。

十二点的街头已是空空荡荡，只余下忽明忽暗的淡淡街灯，点缀在路旁的梧桐里，稀疏的叶间撒下点点斑驳的树影。他在左，她在右，挽着他的手，背着他的包

诶，生日快乐啊，可别说我小气哦。

什么啊？

去年买了个表，

.....

不是不是，总之就是块表啦，你那个丑死了。

就这个啊，这么丑，有点品味没？

不要拉倒！

切，行吧。他从裤兜里抽出手，松开表带，又带上

.....

.....

喂，你醉了没有？

.....

我～喜～欢～你～呀～

三个月后，她去了北方小城，他留在江南小镇。就像歌里唱的那样，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
大雪纷飞；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……

绿皮列车向北飞驰着，仿佛在追赶时间，刚刚还要坠入江底的夕阳，此刻又悄然爬上了
山际，再看不见圆形的轮廓，只余下一片暗红微芒。天际不时略过几抹黑影，铁轨穿过金色
的田野。麦芒中若是再有几只蜻蜓就好了，他如是说。

那里，一定是很好的天气吧。